



9



10



11



12

- 1 万隆火腿庄
- 2 边福茂百年鞋店
- 3 凤凰寺
- 4 “浙行”窗花
- 5 伍公山
- 6 景阳观
- 7 张同泰
- 8 浙江兴业银行旧址
- 9 保大参考旧址
- 10 城隍牌楼巷双口井
- 11 天水堂
- 12 孔凤春化妆店
- 13 张允升货店

“四拐角”——张允升

麦当劳金黄色的拱门下有安逸地坐着笑着聊天的情侣，有在门口为约定见面地点的朋友，有上窜下跳总也吃不腻的小孩，有复习功课讲些学校趣事的学生，还有无处可去想随意解决一顿午饭又可以看着窗外蒙蒙细雨中的老建筑和总在不断奔走的各式各样的人的我。

沿着中山路走到河坊街，即看到了著名的“四拐角”近代建筑群——五幢带有西洋风格的近代商业建筑，形成了一处极有特色的与百年老字号结合的优秀近代建筑群落，体现了民国初年近代杭州的老城风貌。这五幢建筑均建造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年分别为：西北角的万隆火腿庄、东北角的张允升百货店和颐香斋食品店（两个店紧贴在一起，看似一幢建筑），东南角的宓大昌烟店和西南角的孔凤春化妆品店。

从外观看去，这些建筑都是三至四层的西式楼房。水泥砌就的墙面显示了这些建筑的灰白色彩，而线条的分割又给了人们以块石砌筑的感觉。屋檐部和窗户上方的装饰性雕塑图案、外挑的阳台，则使建筑物的立面更趋丰富和气派。在五幢建筑物中，宓大昌的外观最为平实，但因与建有露台亭阁的方裕和店铺浑然一体，屋顶的轮廓线在四个街头角中就显得最为丰富。

延续了河坊街的热闹，加上“四拐角”建筑群与河坊街两侧代表着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沿街屋宇不同，这五幢建筑呈现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风东渐的近代建筑之特点，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现已入驻张允升百货店的麦当劳更是川流不息，金黄色的拱门下有安逸地坐着笑着聊天的情侣，有在门口为约定见面地点的朋友，有上窜下跳总也吃不腻的小孩，有复习功课讲些学校趣事的学生，还有无处可去想随意解决一顿午饭又可以看着窗外蒙蒙细雨中的老建筑和总在不断奔走的各式各样的人的我。最欣慰的莫过于在窗前发现偶尔行人中会有人对着这五幢建筑发出惊喜的声音，哪怕只是一个欣赏赞叹的微笑，当然也时不时地在雨中看见相机的闪光灯断断续续地亮起。即使是一个人行走，只要在路上发现、遇见知音，心里就会有莫大的快乐和温暖。

相比于其他几家店，麦当劳更能提供我们

一个好机会一睹当时的张允升百货店的内里。有趣的是，四拐角的“洋楼”大多只是“表面文章”，里面的建筑装饰仍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中西建筑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并结为一体，使这些建筑物具有中西合璧的显著特征。

源茂里

在这个色彩斑斓的城市里，它就像角落里的一帧泛黄的黑白照片，于岁月流逝中，固执地守着一份沉静与祥和。

第一眼看到“源茂里”这三个字就被它吸引，听着顺耳，想着诗意，特别是当热情的大伯大妈不遗余力地将我带到这个城市里的世外桃源时，我一直认为现在只有在乡下才能体会到的那种“吱呀”一声开着大门、串门晒太阳织毛衣的生活顷刻间就展现在了眼前。在这个色彩斑斓的城市里，它就像角落里的一帧泛黄的黑白照片，于岁月流逝中，固执地守着一份沉静与祥和。

在中山路惠民路口，西倚光复路、东靠中河路处，便能发现三幢并联式石库门清水砖建筑。“青色的墙面，宁波红的门窗，黑色的大门，简洁大方的雕花，幽静雅洁的石窟门，前厅的落地门窗，或水磨石或木质地板”，这就是源茂里。它分为源茂里一弄、源茂里二弄、源茂里三弄，是较为典型的杭州近现代石库门房子。该建筑建于20世纪30年代，据说由上海某营造厂承建，投资老板姓沈名源茂，故取名源茂里。

如果说老洋房是一段让人浮想联翩的花样年华，那么源茂里则会带给你一曲如影随形的里弄风情。源茂里的一曲里弄谈不上幽深，一眼就可以望到与另一条巷子的交叉口。弄里两边住户的门窗隔巷相望，或许就是所谓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尤其是源茂里一弄，门口遍植的花草树木，更是呈现了人与植物之间的祥和氛围。

我推开虚掩着的铁门，轻手轻脚地一步一步踱进这个宁静安逸的世界，生怕惊扰了一草一木。当我由衷地赞美这片天地时，前面一户人家的门口走出一位阿姨来，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可能是有太多的人带着我这样的表情迷倒在这里，见我带着相机，她依然相当地镇静，丝毫没有突然家中闯进一个陌生人的防备感。我们聊起了源茂里，聊起了生活，聊起了阿姨种的花养的鱼。从她的话语间，我听出了她对

在源茂里的退休生活感到满意，对左邻右舍的团结关爱感到满意，对她悉心栽培的生长着的花木感到满意。临走前，她还告诉我养花的不二箴言，就是“你对它们好，它们也会对你好”！我想，这也是生活中的不二箴言吧，正所谓，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呢！

当传统的民居在钢筋水泥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少时，我们惟有在源茂里体会着前人日常生活的情趣，在沉淀着浓浓的安逸、堆积着岁月的气息的源茂里，我们的心才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

浙江兴业银行旧址

每每有机会处于她的附近，我总会不自觉地驻足，抓紧时间多看她几眼，而每次她都让我惊艳。这幢三层两式古典主义建筑气宇轩昂的屹立在开元路口，梧桐翠绿的嫩芽点缀着她的身影，入口两边用爱奥尼克双柱式门楼，柱身是苏州金山花岗岩，而内部用料红木、紫檀、黄杨等全从胡雪岩故居购来。

一路走来，除了众多的著名商号和老字号，中山路上还分布着众多的银行旧址，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旧址、浙江地方银行旧址、浙江实业银行旧址和盐业银行大楼旧址等，当然最著名最美丽最优秀的近代银行建筑则要属中山中路261号的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兴业银行旧址，当年杭州城最好的房子。

每每有机会处于她的附近，我总会不自觉地驻足，抓紧时间多看她几眼，而每次她都让我惊艳。这幢三层两式古典主义建筑气宇轩昂的屹立在开元路口，梧桐翠绿的嫩芽点缀着她的身影，入口两边用爱奥尼克双柱式门楼，柱身是苏州金山花岗岩，而内部用料红木、紫檀、黄杨等全从胡雪岩故居购来。建筑中部冠戴高突的圆顶，强调出建筑物的主轴线和宏伟气势。外立面则采用了古典主义的装饰手法，整幢大楼外层由条石砌成，门窗、门楼、屋檐下都用条石雕花装饰，显得稳重、坚实而气派。

大楼始建于1918年前后，1923年建成后，即以其雄伟大气的造型、精致得体的装饰、适度和谐的比例和协调有序的布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浙江省的标志性金融建筑，也成为了杭州老城的标志性建筑，并为后人留下了一本“石头写成的著作”。而一本“著作”的作者正是杭州人沈理源，我国第一代留学意大利的建筑设计师。

这幢建筑是大师的作品，也是见证杭州深远而厚重的建筑艺术的“活物”，同时又向人们讲述着杭州的金融史。

浙江兴业银行初创时规模较小，全行职工17人。民国三年（1914年），改革管理体制。董事会下设总办事处上海，上海分行改本行，杭州本行改分行，又增设北京、天津分行及几处支行。民国十二年（1923年），总办事处改制为总行制，上海本行改为总行。原总处所辖机构改辖总行，但仍保留总处。总处与总行，一主立规、一司行政，职权分明。

改制后的浙江兴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资本积累很快。民国六年（1917年）收足资本100万元；民国九年（1920年）增至250万元；民国



【人物名片】

车车 职业文秘，喜欢穿梭于杭州的各个大街小巷，记录美丽的瞬间，足迹遍布杭城各个角落。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杭州行者。行摄笔记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也令她的博客点击率直线上升。

二十年（1931年）资本总额达400万元，员工300多人，业务规模居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之首，成为全国实力最雄厚的几家银行之一。它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并称“南四行”。

抗日战争期间，杭州分行撤至上海，业务由上海总行代理。抗战胜利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在杭州原址复业。杭州解放后，该行继续在中山路羊坝头营业。现为中国工商银行羊坝头支行。

司徒雷登的耶稣堂弄

有多少杭州人知道，一个会说杭州话、喜欢吃“门板饭”，在中国一住就是50年、曾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国人，燕京大学创办人司徒雷登博士就出生在这个小巷子里。

天水桥耶稣堂弄，一条窄小拥挤的巷子。这里人来车往，有摆地摊的、开杂货店的，还有修自行车的……它东起中山北路，东头有最早的教堂天水堂，中间是司徒雷登故居（耶稣堂弄三号），弄口还有一座天主堂。可是，有多少杭州人知道，一个会说杭州话、喜欢吃“门板饭”，在中国一住就是50年、曾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国人，燕京大学创办人司徒雷登博士就出生在这个小巷子里。

一坛青绿中，黑色大理石基座上耸立着早已“别了”的司徒雷登。这位曾经的杭州市荣誉市民，他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现在这段尘封的历史在司徒雷登纪念馆再现。

1860年，美南长老会差遣的第一批来华传教士胡思登、郝理美来到杭州，最初落脚在城南毗邻官员居住区的城隍山上，后来被要求搬迁到城北天水桥畔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的荒地。直到1874年才得到经费，建造了2间平房作为简易布道所，命名为胡郝礼拜堂。1875年，司徒尔主持重建了礼拜堂，正式命名为天水堂，并在礼拜堂后面新建传教士住宅楼和男女学堂，形成一片占地80亩的建筑群。

1876年6月24日，司徒尔的长子司徒雷登出生在天水堂，并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1岁。

1913年司徒尔病逝后，传教工作由华人牧师接替。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天水堂被关闭，由杭州链条厂占用。1984年，教会收回部分房屋，恢复聚会。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形成危房，正在筹建中。如今，天水堂已成为了杭州最早的一所基督教堂，也是杭州老市区目前7所对外开放的基督教堂之一。

结语

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说得好，“当传统和歌曲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我穿行于中山路和它的街巷里弄中，宛如徜徉于历史长廊中。这些散落在杭州人生活中的处处古旧遗迹，依然散发着杭州城的旧时风情。这些弥足珍贵的近代历史建筑，代表着一个个文化符号，蕴含着一缕缕文明碎片，已完全融入到城市的嬗变、人们的心灵之中，成为我们这座古城的足迹和记忆，文脉和灵魂。